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充满了波诡云谲的争斗，充满了血雨腥风的对抗。间谍作为最活跃的细胞之一，广布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有机体中，他们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国与国之间的间谍明争暗斗，演绎了一幕幕扑朔迷离、惊心动魄的惊险剧，展现了登峰造极、波澜壮阔的间谍战。

世界谍战和著名间谍大揭秘



楚淑慧◎主编

他们凭借着高超的智慧和非凡的手段，攻下一道道坚硬的防线，获取一个个重要的情报。他们的工作总是与最为显赫的人物或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没有退路，要么大获全胜，要么一败涂地，万劫不复。他们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用心计扭转乾坤，以暗战改变历史，创造了一个个惊险激烈、诡秘刺激的间谍传奇。

世界谍战和著名间谍 大揭秘

第三卷

楚淑慧◎主编

中國華僑出版社

“谍报之花” 贝格·史妮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会客大厅里，一位长相标致、气质非凡的女子正在与丘吉尔首相亲切交谈。从丘吉尔首相那充满祥和与满足的笑容中，不难看出首相相对这位女士的赞赏与肯定。这位女子到底做了什么能得到首相的如此接待？

美丽的英国女郎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纳粹政府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理由是波兰军侵犯了德国的边境。很快，德国便占领了欧洲绝大部分国家。1940年6月，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被其攻占，成为了德国的傀儡政权，站在了希特勒的立场上。

面对欧洲大陆的战争形势，新当选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忧心如焚。他亲自指示英国安全协调局，要想尽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搞到希特勒关于战争行动计划的军事机密。接到指示后的安全协调局，出动了它的“王牌”间谍——贝格·史妮芬。

出发去德国前，贝格·史妮芬首先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身份——法国女记者。她之所以选用这种特殊身份，是因为当时法国已沦为德国的附属国，法国人民的身份在德国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和保护。

做好了各种准备之后，1941年6月22日凌晨，贝格·史妮芬由英国的一架专机送到了德国的易北河岸边。她这次的任务是打入德国内部，不择手段窃取德国的军事机密。

到了柏林后，她按原计划去拜访了嫁给德国伯爵做妻子的美国朋友露易丝和做了法国大商人太太的英国妇女布伦蒂。她们都是英国情报网中的间谍，主要负责介绍新来的间谍进入柏林的上层社会，为新闻谍进行活动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露易丝的帮助下，贝格·史妮芬很快结识了德国陆军中校布鲁斯。他是德国当时陆军参谋部的作战参谋，专门负责记录整理希特勒下达的各种作战计划。从他那里，贝格·史妮芬可以得到英国想要的军事机密。选定着手目标以



后，贝格·史妮芬开始了她的行动计划，首先她必须让这个中校爱上她。

与布鲁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德国伯爵夫人露易丝家的客厅。为了吸引布鲁斯的注意，贝格·史妮芬特意精心挑选了一件杏黄色的低领连衣裙。她是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女间谍，其魅力不可小视。做完介绍后，伯爵夫人便知趣地离开了。布鲁斯本来就是一个好色的军官，贝格·史妮芬的这身打扮更是让他想入非非。他眼也不眨地直盯着贝格·史妮芬，贝格·史妮芬也装成一见倾心的样子。当然，布鲁斯确实也是个英俊而潇洒的军人，并且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和军事知识，对文学和音乐也有一定的造诣。贝格·史妮芬想如果不是身负特殊任务，或许自己会真的爱上他。他们很快就熟悉了，还开了一些幽默而略带挑逗性的玩笑，然后各自介绍经历。

“中校，我是法国的新闻记者，见到你很高兴！”贝格·史妮芬说。

“认识你是我最大的乐趣。”布鲁斯也诙谐地说。

贝格·史妮芬又说：“我爱好广泛，喜欢结交敢做敢当的男人，结过婚，有一个孩子，不知中校是否介意？”

“我是一名军人，至今未婚，情人不少，最喜欢和结过婚的法国女郎上床，尤其是像你这样貌美如花的少妇……”布鲁斯的话语中充满着挑逗的气息。

说完，两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中校，你很直率，我非常喜欢，不过，请问你为什么喜欢结过婚的女人呢？难道如花少女还不如那些半老徐娘？”

“史妮芬女士，我想问你，一个成熟的苹果和一个半生不熟的苹果，你会吃哪儿？”布鲁斯说。

两人相视而笑。贝格·史妮芬知道鱼已咬钩，她懂得如何掌握分寸，于是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便岔开话题，谈起了战争形势，两人各持己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谈话氛围。

临别时，布鲁斯吻了她。这次见面完全在贝格·史妮芬的掌握之中。贝格·史妮芬确信她能够从这个陆军中校身上得到有用的情报。当晚她向英国情报局第六处发出密电：“已有货主。”

过了几天，布鲁斯拿着一束鲜艳的红玫瑰，邀她共进晚餐。两人去了一家豪华酒店。两人在饭店里相处亲密无间，情趣和谐，如同真正的恋人一样。贝格·史妮芬看出这个德军中校确实已经为他着迷，而她自己不过是逢场作戏，德军中校只不过是她要利用的一个棋子。她了解到布鲁斯中校喜欢佳肴美酒，喜欢高消费，但是凭他那点中校级军官的薪水，经常到这种高档场所根本负担不起。于是，她心中构思了一个巧妙的捕鱼计划。

贝格·史妮芬陪着布鲁斯慢慢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布鲁斯原本想



在客房中包一个单间寻欢作乐，却被贝格·史妮芬以要见一位德国外交官为借口拒绝了。布鲁斯很失望，但是贝格·史妮芬对他说：“亲爱的，只要我们真心诚意，以后有的是单独相处的机会。”

布鲁斯中校已经钻进了贝格·史妮芬精心布置的网，并注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阴谋与“爱情”

1941年8月20日，英国情报总局发出密电催促贝格·史妮芬“速将德国对莫斯科实施的军事计划搞到。”

英国之所以急于要这个军事计划，是由于1941年初秋以来，德国以闪电战进攻苏联，苏军难以抵挡，德军长驱直入，占据了苏联的大片河山。而传言德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英伦三岛。希特勒的空军为了配合元首的宣言，也不失时机地对英国首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英国市民个个惶恐不安。因此英国政府急于想知道，希特勒最近一段时期的作战计划，而当时英国的另一个王牌间谍南希由于参与谋划暗杀希特勒的行动暴露，已经停止了活动，隐蔽起来，寻找机会回国。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由贝格·史妮芬来完成。

8月21日傍晚，柏林的大街上，贝格·史妮芬给布鲁斯挂了个电话，约布鲁斯中校晚上见面。布鲁斯当然求之不得，满口答应，一定要见到她，不见不散。然而，他根本不知道贝格·史妮芬已经在他的嘴里放下了一个鱼钩。

晚上，西装革履的布鲁斯中校如约到了贝格·史妮芬的住处。布鲁斯刚一进门，就想拥抱贝格·史妮芬，却被她推到卫生间去洗漱。布鲁斯苦笑着，只好听从指挥。他走进卫生间时，没有忘记把公文包也带进去。这使贝格·史妮芬更肯定了布鲁斯公文包中有机密文件的想法。

中校冲洗出来，手时刻不离开那公文包。为了尽快拿到公文包里的文件，贝格·史妮芬诱使布鲁斯上了床。风云过后，贝格·史妮芬去厨房煮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对中校说：“喝吗？”中校用警惕的眼光看着她。她端起一杯，喝了两口，亲昵地说：“喝吧，亲爱的。”说着将喝过的那杯递给布鲁斯。布鲁斯此时的确有点干渴，见贝格·史妮芬喝过后，便接过那杯，“咕嘟咕嘟”喝了下去。不一会儿，布鲁斯便鼾声如雷，呼呼大睡起来，任凭贝格·史妮芬怎么推也推不醒。原来，贝格·史妮芬在递咖啡杯的一瞬间，早将夹在手里的速溶高度安眠药放进了进去。

药物很快生效，中校睡得像死猪一般，贝格·史妮芬赶紧翻身下床，打开中校的公文包，果然，里面全是些记录手稿。贝格·史妮芬拿出微型照相机，

将这些内容全部拍照完。其中有一份很重要的手稿，正是希特勒刚刚发布的军事计划：

在冬天到来以前要达到的最重要目标，不在于占领莫斯科，而是拿下克里米亚，拿下顿尼茨盆地的工业和煤矿区，并切断俄国的高加索石油供应线。北路的任务在于围困列宁格勒和同芬兰军队会师。

这些记录稿对英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拍完照片，贝格·史妮芬立即通过发报机将这份情报发往英国情报局。之后，贝格·史妮芬又用橡胶泥将中校的几把钥匙的模型复制了出来。做完这一切，贝格·史妮芬又钻进布鲁斯怀中，依偎着直睡到黎明。

醒来后的中校，未发现任何异常，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记录的国家军事秘密已经完全被英国情报局掌握得一清二楚。

就这样在贝格·史妮芬精心布置的爱情迷局下，布鲁斯记录的一批又一批的德日军事情报被送往英国情报局。可好景不长，贝格·史妮芬就接到了英国情报局命令她停止一切活动的通知。原因是有内线称她已经暴露。然而，喜欢冒险是史妮芬的本性，她决定铤而走险去德国陆军参谋总部，用复制的钥匙打开那里的全部保险柜，尽管那里戒备森严。

贝格·史妮芬总是缠着布鲁斯到他的办公室去玩，但是德国陆军参谋总部戒备森严，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为了讨好情人，布鲁斯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方案：要贝格·史妮芬化装成德国女军人，取名贝莉拉，做自己的内勤秘书，官为少尉，还给她弄了一个军官证。这样贝格·史妮芬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陆军参谋总部。

不久，贝格·史妮芬便以内勤秘书的身份成功进入了布鲁斯的办公室。在每天“上班”的过程中，贝格·史妮芬慢慢和卫兵们混熟了，每天上班都出示军官证，而且对卫兵们很客气，那些卫兵也主动向她行礼。她悄悄记下了那些游动哨多久转一圈的规律，为日后的工作提供安全保证。

过了一段时间，贝格·史妮芬感觉时机成熟，决定实施那个蓄谋已久的重大行动。首先她以要回家看望父母的名义向布鲁斯中校请了一周的假。中校信以为真，还亲自送她到车站，并给了她一些钱。但是女少尉在下一站就下了火车，坐当天的列车返回柏林。

下午3点，贝格·史妮芬进入陆军总部，卫兵们对她丝毫没有怀疑，依旧对她行礼。贝格·史妮芬在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整整待了一个下午。直到天黑，她悄悄地进入了中校的机要室，可打开保险柜并不顺利，花了近4个小时，保险柜才终于被打开了。贝格·史妮芬用微型照相机将这些标有“军事机密”的记录逐页拍照下来，直到黎明快要来到柏林时，才将这些中校的记录送



回原处。

然后，贝格·史妮芬又神出鬼没地消失了。

时间紧急，贝格·史妮芬还来不及冲洗胶卷，就把它转给了地下情报站直接送往伦敦。这些情报对英国、美国甚至苏联都非常重要。从这些情报中，英国情报部门掌握了德国的作战方案以及他们的各种兵种的战斗力，各种新式武器的研制方法。其中一份关于纳粹政府正在研制一种杀伤力很大的轰炸机的备忘录引起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重视。一旦希特勒的轰炸机研制成功，这个疯狂的纳粹党元首将会对英美进行丧心病狂的攻击。两国首脑都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希特勒的轰炸机基地。

不合作者——死

贝格·史妮芬接到紧急通知：第一是必须设法搞到德国轰炸机基地的准确位置；第二是立刻进入隐蔽状态。因为，德国已经知道了参谋部有英国间谍活动的事情。总部还指示贝格·史妮芬，立即将布鲁斯中校处决，以求保全自己，因为这个陆军中校是唯一可以证明贝格·史妮芬是间谍的人，而且布鲁斯已经受到了盖世太保的监视。

贝格·史妮芬有自己的想法。她打电话给布鲁斯，告诉他自己已从法国回来，并约他第二天在柏林剧院门口见面。布鲁斯依约而去，贝格·史妮芬却没有露面，而是在暗中观察情况。她发现布鲁斯果然已经受到德国当局怀疑，并被盖世太保监视。

过了几天，贝格·史妮芬又打电话给中校说上次失约是因为临时生病住院，请他晚上到自己的住处。

晚上，布鲁斯穿上军装，刮了胡须，精神焕发。在前往贝格·史妮芬住处的路上，突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他的身旁，车上下来一个人，不由分说地把他拽上车。中校见是贝格·史妮芬，惊喜地叫了起来：“亲爱的贝格……”

贝格·史妮芬驾车快速摆脱了盖世太保的跟踪。对布鲁斯说：“你不知道秘密警察在暗中监视你吗？”布鲁斯先是大吃一惊，但又很快坦然地说：“我怕什么，我是参谋总部的军官，他们凭什么监视我？”

到了一家豪华饭店门前，贝格·史妮芬停下车子，两人亲昵地走进电梯，他们刚一进门，那辆车就由另一名英国间谍开走了。

贝格·史妮芬早已经做了详细的脱身计划，换了另一个住处。

刚进房间，布鲁斯便猴急似的要与贝格·史妮芬上床，却被她严令拒绝了。贝格·史妮芬严肃地对中校说：“你真的没有感觉到盖世太保在监视你？”

我告诉你，你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布鲁斯笑着说道，“我从来不做对不起伟大的德国的事，对元首更是绝对的忠诚，盖世太保又能把我怎么样？”说着，布鲁斯又把脸凑向贝格·史妮芬。

布鲁斯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完全同意元首的侵略行为，他为自己是日耳曼人而自豪。想让他改变信仰，背叛祖国，恐怕没有可能。贝格·史妮芬本想拉他下水，但是看到中校顽固不化的态度，贝格·史妮芬深知说服不了他，她决定最后摊牌。

贝格·史妮芬严肃地说道：“中校，你不要乱来。今晚你是不会得到我的。”

“为什么？难道做我的妻子不好么？我正准备向你求婚呢？”中校迷惑不解地问。

贝格·史妮芬深吸一口气，手在凌乱的头发上掠过，将脸凑近中校耳边，轻声说道：“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中校说：“好，你说，只要我能办到。”

“除非你放弃德国，为我的祖国服务……”贝格·史妮芬一字一句地说。

中校自言自语：“放弃德国，为法国……”

“不，不是法国，是大英帝国……”布鲁斯话还未说完，贝格·史妮芬就义正辞严地纠正道。

布鲁斯仿佛晴天霹雳，一时语塞，半晌才反应过来，怒声吼道：“你是英国人？”

“难道不像么？”贝格·史妮芬轻视地笑道。

“你竟然是英国女人”布鲁斯握紧拳头朝向史妮芬。现在的他恨不得要吃掉眼前这个女人。

贝格·史妮芬依然不慌不忙，她轻轻地将中校的拳头按下。平静地说：“亲爱的中校大人，我不仅是英国女人，而且是英国海军第六情报处的上校，怎么样？没有想到吧？”

布鲁斯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跟自己同枕共眠了无数次的女人竟然是敌国的高级间谍。

“不，叫我放弃我的祖国，做梦！我誓死保卫我的国家和元首，这是我一生的使命！”布鲁斯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中校，事实上你已经为我们大英帝国服务了。”贝格·史妮芬说。并把自己窃取德国军事计划的事情一一详述给布鲁斯听。布鲁斯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要把你送进德国监狱，你这个英国婊子……”醒悟后的布鲁斯疯了似



的抓着贝格·史妮芬的手吼道。

“中校先生，我进了监狱，那你会去哪里呢？纳粹政府对泄露国家机密的人应该是判处绞刑吧。我劝你还是为自己的生命考虑一下！”贝格·史妮芬平静地说。

史妮芬的话还真提醒了布鲁斯，出卖国家机密是要处以极刑的。可让他背叛自己的狂热崇拜者又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唯一活下去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中校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枪。

“中校，你的枪在这儿。”贝格·史妮芬冷笑道。说着便举起了枪。原来，他的枪早在狂吻贝格·史妮芬时被卸下。

见自己的枪在史妮芬手中，布鲁斯立刻换了一副笑脸，说道：“亲爱的，为了我们的爱情，我可以考虑你提出的条件……”

说着，一个反手擒拿，便将贝格·史妮芬手中的枪夺了过来。对准了史妮芬的头。“我现在代表德国陆军参谋总部判处你死刑，你这个不要脸的英国美女蛇，差点把我害死……”

布鲁斯扣动了扳机，可是枪没有响。

“子弹在这儿呢？中校，你手中的是空枪。”贝格·史妮芬用手晃了晃，讥笑道。

布鲁斯愤怒到了极点，把手中的枪朝史妮芬扔去，却被史妮芬轻轻一闪躲过了，空枪落到了地板上。

布鲁斯又挥着拳头向史妮芬打来，可是，这个连一个人也没有杀过的中校哪里是经过特训的高级间谍的对手，没几下便被乖乖制服，趴倒在地。

也巧，布鲁斯刚巧趴在了那空枪旁边，他迅速捡起空枪及落在地上的一粒子弹，倒退几步将子弹装进枪里。但是还来不及发射，“砰、砰”两声响，他的心脏早已被史妮芬的微型消音枪射穿。

“你不合作，就见鬼去吧！”贝格·史妮芬望着倒在血泊中的布鲁斯中校平静地说。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贝格·史妮芬成功地将布鲁斯中校杀死，暂时摆脱了盖世太保的追踪。然而如何获得制造厂的准确位置呢？英国情报局指示她设法联系上一个叫埃尔夫·卡季的科学家的科学家，他当时担任制造厂的厂长。

她去找露易丝伯爵夫人帮忙，伯爵夫人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还是没有找到与卡季有联系的人。后来，在英国情报组织的外围人员布伦蒂太太和他丈

夫法国石油商人雷利的帮助下，贝格·史妮芬成功地见到了埃尔文·卡季。

布伦蒂的丈夫雷利是个法国石油商人，虽然利用石油赚钱是他的首要目标，但是出于对纳粹政府的不满，他也常常暗地里无偿资助纳粹反政府武装枪支弹药。维希政府虽然对此早有耳闻，但鉴于他对石油的控制，又和希特勒的军队在做生意，所以对他还是礼让三分。

过了几天，由于工厂飞机首航试飞需要些燃料，埃尔文·卡季便找雷利帮忙。也许卡季能答应让贝格·史妮芬进他的工厂，布伦蒂赶紧打电话给贝格·史妮芬。

接到电话，史妮芬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晚上7点，精心打扮的她来到布伦蒂的别墅。

晚宴隆重而热烈。贝格·史妮芬以雷利“外甥女”的身份，很快成了宴会的主角。她还和卡季跳了一曲舞，老头很满意。

埃尔文·卡季是一个科学家，他并不关心政治。只是一心想早日把喷气式飞机送上蓝天。这次由于战争的需要，希特勒给他提供了一切必要条件，包括研究所需的大笔经费，他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接受了命令。

埃尔文·卡季非常喜欢贝格·史妮芬。在雷利的建议下，宴会后，将贝格·史妮芬以厂长私人秘书的身份带回了工厂。

有了合法的身份后，贝格·史妮芬便开始搜集工厂的秘密情报，并把这些情报用密码发回英国。

她发现这个秘密工厂位置非常特殊，守卫森严，即便是作为厂长秘书的她，也不能随意走动。要想遏制希特勒的疯狂轰炸，只有将这个工厂炸毁，没有别的办法。然而，靠她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怎么办？史妮芬焦急万分！

英国情报部门叫她与一个叫约翰的人接头。要求她尽快将这个工厂的平面图通过地下联络站送回伦敦。然而，过了好几天，这个叫约翰的人也没有来找她。

机会来了，一天，厂长到车间去检查工人的操作技术去了。恰巧，有电话来要找他，贝格·史妮芬便以找厂长为借口走进了工厂中心区。她沿着宽阔的大路往前走，并迅速记忆着这个厂区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她是厂长的情人兼秘书，没有人注意她。她沿着厂区边缘的铁丝网走了一圈，大约走了5个小时才巡回了一周。她担心回厂长办公室后记不清楚，便装成要去方便的样子，走进了一栋旧仓库，掏出纸和笔，迅速勾勒出中心车间的平面图，并对重点车间做了暗号。

她的这一切行动，正被500米以外一个党卫军注视着。当她把画完的图纸



塞进口袋准备离开时，一支冰凉的手枪抵住她的后背：“小姐，请把手举起来，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贝格·史妮芬先是一愣，然而，很快便冷静下来，她装成很无辜的样子举起了双手，她知道反抗没有任何用处，现在只能静观其变。

“小姐，你被捕了。”那个党卫军从她的口袋里取出图纸低声地说道。

贝格·史妮芬想这一下可完了，但又一想，我是厂长秘书，也许这个身份能镇住他。

于是她回转过身，妩媚一笑，说道：“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是埃尔文·卡季厂长的秘书，你凭什么抓我？”

“小姐，我注意你很久了。你在这里鬼鬼祟祟地画工厂的图纸，难道也是厂长叫你干的？”那士兵说。

“作为厂长的特别秘书，不熟悉厂里的情况我能工作吗？”贝格·史妮芬也表现得不甘示弱。

出乎意料的，那个士兵沉默了一会儿竟然把手枪塞回了枪套里，让贝格·史妮芬回去。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站在了那里。见贝格·史妮芬不动，那个士兵催促说：“你不想走吗？”

听到那士兵催促，贝格·史妮芬大梦初醒，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她还来不及想明白这个党卫军放她走的原因是什么，便一溜烟儿跑了。

回到厂长办公室后，贝格·史妮芬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那个党卫军士兵竟然跟了进来。贝格·史妮芬又紧张起来。

士兵掏出揉得一团糟的图纸递给她。“小姐，我怕你回来时通不过岗哨卫兵的检查，所以当时没有交给你。以后要小心些，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会尽力而为的。”士兵说得很恳切。

贝格·史妮芬问他为什么帮助自己。士兵说他不愿意看到战争，希望能为贝格·史妮芬服务。史妮芬虽然很想把这个士兵争取过来，自己开展工作也会方便许多。可是，作为一个老牌间谍，她办事还是相当谨慎的，更不会轻易暴露自己，也不会轻易发展情报员。她装出听不懂士兵的话，拒绝了士兵的要求。她决定自己还是要继续等待时机与约翰接头，这是最安全和可靠的一种办法。

1942年8月6日，希姆莱受希特勒委托，前来这个秘密工厂检查指导工作。下午两点，三辆黑色奔驰轿车驶进工厂。埃尔文·卡季率领全厂职工在厂门口欢迎希姆莱的到来，希姆莱下车后，对全厂职工发表了简短演说，无非是希特勒的那一套，什么苏联很快就要垮台，英国已经朝不保夕，伟大的德国必将胜利……

希姆莱和工厂要人一一握手，还特意跟贝格·史妮芬寒暄了几句，夸她“名不虚传，名不虚传”。

之后，希姆莱和埃尔文一起去各车间参观去了，办公室里只有贝格·史妮芬一人。她从希姆莱的谈话和眼光中感觉到自己处境似乎有些不妙。史妮芬忐忑不安起来，想会不会是自己暴露了？难道希姆莱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进来一位秘密警察，他是和希姆莱一起来的一位警察中校。中校进来后，看四周无人，便悄悄对贝格·史妮芬说：“小姐请问现在几点？”

这是总部规定的暗号，贝格·史妮芬激动不已。但她还是很镇静地看一下表说道：“先生，现在是5点1刻。”中校看了一下自己的表答道：“不对吧，怎么我的是6点30分呢？”贝格·史妮芬说：“先生，我的是伦敦时间。”

暗号全对上了，警官急忙对她说：“我是约翰，请快把地图交给我。”贝格·史妮芬拉开保险柜，将那张厂区平面图交给了约翰。

约翰告诉她，她已经暴露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正在调查她的情况。现在还没有收网，是想通过她将英国的地下情报网一举破获，并指示她今后不要轻易活动，也不要向总部发报，有事他会通知她，并要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原来，那个交还给她图纸的士兵确实是假意投诚，放她一马的目的就是想钓到更大的鱼。他是盖世太保珂索连，曾去过布鲁斯中校的陆军参谋总部，偶然和贝格·史妮芬对面走过，因为史妮芬长得美艳，所以印象深刻。那天下午，他正好发现贝格·史妮芬在到处转悠，便悄悄地跟踪，果然发现了贝格·史妮芬图谋不轨。珂索连将此事向希姆莱做了汇报，希姆莱指示他要放长线，不必打草惊蛇，并指示要通过这个女人将她背后的英国情报组织一网打尽，可惜强中自有强中手，英国也在他们中间安插了自己的老牌间谍约翰。而珂索连上报的情况，首先就是由他看后才转呈希姆莱的。

现在，贝格·史妮芬的处境相当危险，而且时刻都有被捕的可能，她只好接受约翰的指示，暂时处于隐蔽状态，不参加任何活动。一连几个月，贝格·史妮芬都在工厂的办公室里，干完分内事后，便闭门不出，偶尔和埃尔文·卡季去一趟城里，也仅仅是跳跳舞，会一下客户，很少接触其他人。珂索连找过她几次，也没有发现什么秘密。双方都在等待时机，直到有一次，她接到总部密电，要她将身边的钉子拔掉，以便于开展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女间谍，贝格·史妮芬完全能够顺利完成上司交给的任务。而珂索连也是一个老牌盖世太保，他也不会因为贝格·史妮芬的藏而不露而放松警惕。但是和绝大部分盖世太保一样，珂索连也是一个好色的德国军人，这也成了他致命的弱点。



贝格·史妮芬和约翰设计了一个圈套，决定将珂索连无声无息地干掉。

贝格·史妮芬趁厂长埃尔文·卡季回城去办事的时机，将珂索连叫到办公室，说是有重要机密告诉他。珂索连以为这个间谍网要出笼，兴冲冲地来到贝格·史妮芬的办公室。

珂索连一到办公室，贝格·史妮芬就装出非常感激的样子，表示非常感激珂索连。故意说自己是正在为美国办事，还说珂索连已经通过了自己的考察，决定发展他为情报员，并拿出 5000 美元说是上司给他的酬劳，而且自己也早已经和上司联系好了，明天去见他……至于今天晚上，自己要好好地慰劳慰劳他。说着贝格·史妮芬摆弄着风骚的姿势，珂索连哪里能抵得住她这样的诱惑，很快便上了钩。

珂索连这一晚睡得非常香甜，朦朦胧胧中伸手去抱贝格·史妮芬，手却搂空了。他睁眼一看，天已大亮。这一下吃惊不小，要是被上司知道他被贝格·史妮芬拉下水，可不得了。他大叫道：“贝格，贝格……”

贝格·史妮芬从卫生间走出来，说道：“我已经和上司联系好了，今晚我们去见他……”

到了晚上 10 点钟，贝格·史妮芬接到约翰的电话，知道一切已经准备好了，她便叫珂索连一起去他们预先已经计划好的瓦洛大街的明珠酒店。

珂索连有些紧张，他也害怕这是一个陷阱，于是他脑子里迅速搜索着通知其他盖世太保的办法，想让他们暗中保护自己，可是，贝格·史妮芬并不给他机会，便一阵旋风似的把汽车开到了柏林的瓦洛大街。

下车后，贝格·史妮芬先抬头看了看六层楼七号房间，见窗帘是半开半遮。她知道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便挽着珂索连的手到了六楼，轻轻敲开了七号房间。珂索连一见开门的是约翰，大吃一惊。随后便暗自得意起来，心想终于抓住一条大鱼了，他开始幻想被希姆莱提拔的情景……

还没等他的美梦做完，刚刚进门的他已经被约翰一拳打昏，塞进了抽水马桶。约翰用刀割断他的血管并撒了一把特制的化尸粉，没一刻钟的工夫，珂索连便从这个地球上无影无踪地彻底消失了。

亲自指挥轰炸德军基地

杀死珂索连之后，贝格·史妮芬利用约翰的中校身份，成功逃过了盖世太保的搜捕。约翰告诉她英国的轰炸机将在三天后轰炸德国的这座秘密工厂。他们的任务是向天空的飞机报出准确的目标，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夺取一个雷达站。两人一商量，决定偷袭工厂旁边的一个雷达站。

这个雷达站非常小，守卫的士兵也不过五六个，而白天也只有一个岗哨，到了晚上，最多也只有3个。

第三天夜里11点钟，雷达站被黑夜所包围，约翰便带领了一队德国警察出现在通往雷达站的小路上。

也许是脚步声惊动了岗哨的哨兵，那哨兵一拉枪栓，喝问道：“谁？”约翰镇定地说：“国家警察局。我们上山来搜捕一个英国间谍。”说完掏出证件给哨兵。那个哨兵还没来得及查看证件，便见了上帝。但是不巧，一只狼狗咬住了约翰的皮靴，使他动弹不得。贝格·史妮芬掏出消音手枪，才把那条恶狗打死。

他们轻车熟路地直奔士兵宿舍，那里的士兵们还在做着美梦呢。约翰一脚将门踢开，拉亮电灯：“对不起，我们执行公务，你们全被捕了。”一个瘦瘦的少尉军官迅速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情，便偷偷地伸手去枕头下摸枪，结果被贝格·史妮芬的消音枪击中头部死了。其余士兵见状，纷纷举手投降，不敢轻举妄动，乖乖做了俘虏。

另外几个“德国警察”也同时奔向雷达测控指挥室，室内只有一人值班。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情况时，已经去见上帝了。随后，“德国警察”坐在指挥台上，此时，伦敦的轰炸机已经悄悄飞到了德国领空，在“德国警察”的指挥下，希特勒的飞机试验基地被炸成了粉末。

此后不久，在贝格·史妮芬的亲自指挥下，英国飞机又顺利地在希特勒的新式武器——A1号飞弹发射基地投下了数万枚毁灭性炸弹。而此时A1号飞弹的几万支炮口的方向恰好都是直指伦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称赞贝格·史妮芬说：“如果没有英国空军对纳粹新式武器基地的成功轰炸，盟军的登陆将会极为困难，也许根本不可能。”

贝格·史妮芬一直潜伏在德国继续着间谍活动，虽然她也暴露了几次，但都凭着她的机智和勇敢化险为夷，直至德国宣布投降，她才回到了英国，并和“德国中校警察”约翰结了婚。英国的一位空军高级将领称赞她是“拯救伦敦的女英雄”。由于她的功劳卓著，特别是将直指伦敦的A1号飞弹基地成功摧毁，她受到了首相丘吉尔的亲自接见并被授予“自由勋章”一枚。



“红玫瑰” 卡拉·索米娅

1937年9月，一个漂亮的金发碧眼的女人乘船到达日本横滨，她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下舷梯，显示出迷人的风度和气质。当她出现在东京街头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出的女间谍。

这个女人名叫卡拉·索米娅，苏联人。她的祖父是马克思的好友，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她的父亲直接参加了十月革命。卡拉·索米娅长大后，参加了共产国际情报局工作。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后，她因为精通日语而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日本搜集日本的军事情报。为了让她顺利融入日本社会，共产国际指示德国共产党为她办理了德国护照和记者证，让她以《柏林日报》驻日本记者的身份进入日本开展工作。共产国际给她的指示是：成立一个间谍组织，有效侦破日本人的特级军事机密，并将这一行动取名为“红玫瑰”。

东京街头的“红玫瑰”

卡拉·索米娅到达东京后，住在一个离闹市区很近的中档的稻田饭店。她在那里接触的人比较复杂，容易开展工作。她刚住下，就发现一个矮小精干的日本人在暗中监视她。索米娅每次出门，他都会在后面跟着，无论她去会朋友，去德国大使馆，去报社，还是去上厕所，这个日本人都尾随其后，直到深夜索米娅熄灯睡觉，他才离开。索米娅还发现自己的房间被人搜查过，并且窗口安装了小型的窃听器。难道她暴露了身份？奇怪的是，每当索米娅遇到那个日本男人，他都会非常客气地向索米娅鞠躬致意。他的行为更像保镖，而不像在监视。

有一次，索米娅想和这个日本男人开个玩笑。晚上，她回到自己房间后，开着灯睡觉，直到天亮。第二天索米娅出门时，发现这个日本男人显得非常疲惫，显然，他在门外盯了一个晚上。

索米娅笑着说：“你在门外守候了一个晚上，真让我感动！请问你叫什么名字？”索米娅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日本男人愣了一下，回答：“松下智勇，请多关照！”索米娅学着日本女人的样子鞠了一躬，说：“卡拉·索米娅，德国人，《柏林日报》驻大日本帝国的记者，请松下君多多关照。不过，现在请你

回去休息吧。我今天要赶一篇稿子，不会走出稻田饭店一步。松下君辛苦了，你这样保护我，真是过意不去。”她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些日元，塞在松下智勇手中。

松下智勇确实很累，他接过钱，犹豫了一下，就走出饭店回去休息了。下午5点，松下智勇吃饱喝足后，又出现在稻田饭店门口，他问了问服务员，得知索米娅果然没有走出饭店一步，才放心了。然而，就在他回去睡觉的时候，索米娅向共产国际发出了第一份情报，报告了她的工作计划和她被监视的情况。共产国际很快做出回应，对她的工作计划很满意，并告诉她，日本警察局对每个进入日本的外国人都进行监视，不管他是小偷、乞丐、演员、记者，还是政府官员，让她万事小心，不要轻举妄动。尽管当时日本和德国是盟国，但是日本人对德国人同样不放松警惕，德国人到了日本也会受到便衣警察的“保护”。

卡拉·索米娅这才知道日本人并没有怀疑自己，这只是日本人的特别防卫措施。松下智勇依旧天天像影子一样跟着她，不管刮风下雨，他总是客客气气地跟在她后面，从不干涉她的行动。如果索米娅请他帮忙，他也会踏踏实实地提供帮助。索米娅了解到松下智勇的任务就是忠实地记录她每天的行踪。

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监视下，索米娅不能展开间谍活动，她尽量让周围的人都知道她的记者身份，结交了很多日本新闻界的朋友。她不仅在《柏林日报》发表文章，还用日文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文章。她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现行经济分析》的文章，对日本经济政策和日本经济发展趋势做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日本政府官员、大商人和新闻出版家的关注。

索米娅通过报纸打出了名气，开始结交对自己有利的朋友，比如各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外交官和各国驻日本的记者，日本的政治家、实业家、军官、作家、记者、演员，等等。其中，有一个人是她最应该去认识的，那就是法国朝日新闻驻东京记者科兰·普林顿。普林顿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是共产国际给索米娅安排的助手。索米娅已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认识了这个英俊的捷克小伙子，但是还没有和他接头，她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她不想冒险。

科兰·普林顿比索米娅早一年来到东京，他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小伙子，深得共产国际信任。他已经组织了几个人，建立了一个小范围的间谍网。这些人包括美国共产党员布什·凯利奇、日本共产党员桑林正平、加拿大共产党员维思·布希尔。普林顿耐心等着上级的到来，只要“红玫瑰”一到，这个间谍机构便马上开始行动。

外国记者驻东京的办事处在同一座大楼里，索米娅的办公室在七楼，普林



顿的办公室在五楼。索米娅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立即开始工作的指示后，她决定和普林顿接头。她先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第二天，在会客室里，她右手拿着一朵红玫瑰，左手翻阅巴黎出版的《生活》周刊，等着普林顿到来。

普林顿按照寻人启事的暗示来到索米娅的办公室，当他看到这个漂亮的纳粹德国的女记者时惊呆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上司竟然是这个女人，他在每次记者聚会上都看到这个女人。在他的印象中，索米娅只是个花瓶，虽然她有才华，但也不过是凭着美貌结识权贵，才能混入上流社会。

也许是索米娅德国记者的身份让他反感，但是，普林顿毕竟是一个老练的间谍，他寻思，既然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肯定不一般，连我也没看出什么蛛丝马迹，这个女人果然隐藏得很好。共产国际曾发密电告诉普林顿，他的上司也是一个外国记者。普林顿设想了10余个可能是他上司的外国记者，偏偏没想到这个德国女人。

普林顿从索米娅身边走过，故意掉了一把钥匙。索米娅抬头说：“先生，你的钥匙掉了。”普林顿接过钥匙，说：“非常感谢，这是我保险柜的钥匙。”索米娅说：“这么重要的东西，以后要小心保管。”普林顿说：“是的，您批评得对。”

暗号全对上了。

普林顿说：“小姐，能借你手里那本杂志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索米娅把《生活》周刊递给普林顿，然后起身走了。

普林顿回到住宅，翻开《生活》周刊第28页，夹缝上写着一行小字：家里指示，立即行动。

第二天，普林顿在《东京日报》上登出一则消息：一位外国客商欲收购日本古画4张。当天晚上，科兰·普林顿、布什·凯利奇、桑林正平、维思·布希尔四人在桑林正平家中集合，等待上司的到来。桑林正平和他的妻子以及7岁的女儿住在东京的贵族区，家里的布置豪华而高雅。

晚上9点整，索米娅来到艺术氛围浓厚的桑林正平家，4个下属站起来欢迎她。普林顿说：“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等你很久了。”

桑林正平带索米娅参观暗房冲洗室，那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小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冲洗照片的先进设备，还有5台微型照相机。桑林正平拉了一下隔板，又出现了一个小房间，房间里只有一桌一椅，桌子上有一部电台。

索米娅对每个人的职责进行了分工。最后对桑林正平说：“桑林君，《东京美术报》有一位叫小田三喜的画家，这个人和我老相识，请你帮我与他联系一下。”桑林正平说：“我认识小田君，明天我就去。”